



视觉中国供图

长鑫科技上市首日收涨465.82%，创1412亿元天量成交

晋身3.27万亿市值新股王

羊城晚报记者 莫谨恪

这是一次足以载入A股史册的“上市首秀”。7月27日，国产DRAM存储芯片龙头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鑫科技”）登陆上交所科创板，盘中一度涨535.45%至55.03元，最终收涨465.82%，报49元。长鑫科技不仅刷新科创板IPO最高募资纪录，更一举打破中国资本市场单只个股单日成交额的历史最高纪录，总市值达3.27万亿元，超越工商银行登顶A股。同时，上市首日，长鑫科技换手率高达66.4%，这意味着上市初期的无限售流通股中，已有逾六成“落袋为安”。

中一签大赚2万元 逾六成“落袋为安”

作为中国第一、全球第四的存储龙头，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备受瞩目。其本次发行价为8.66元/股，IPO募资额高达579.19亿元，超越中芯国际，成为科创板有史以来最大IPO募资规模。

从申购阶段，这一龙头个股就热度拉满，网上有效申购户数达942.88万，刷新科创板申购人数纪录；网上中签率0.47%，也创下科创板新股中签率新高。上市首日，中签投资者即尝到甜头——科创板中一签为500股，中签成本4330元，按当日收盘价49元计算，单签浮盈约2.01万元，若在盘中最高点55.03元卖出，一签可赚约2.32万元。

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行情迅速引爆市场。集合竞价阶段直接高开471.59%，开盘市值突破3.3万亿元，瞬间超过工商银行，登上A股市值榜首。盘中股价持续冲高，最高触及55.03元，涨幅突破535%，总市值短暂站上3.6万亿元关口，完成对英特尔、腾讯控股的市值超越，市值规模约等于两个贵州茅台。

市场交投情绪极其活跃，上市首日全天成交1412亿元，刷新A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纪录。在此之前，宁德时代、东方财富等热门个股单日成

交峰值不足900亿元。同时，首日换手率高达66.4%，这意味着，大约2/3的股份完成转手，中签新股的原始股东大量选择“落袋为安”，而公募、私募、北向资金、短线交易者、普通散户接力进场。这也折射出市场对长鑫科技的后市展望存在分歧：一部分资金相信国产存储的长期成长，另一部分资金认为短期股价透支利好。

存储芯片业绩狂飙 广东资本分一杯羹

资本市场为何如此狂热？业绩数字或许给出了答案。

长鑫科技2016年在安徽合肥创立，是国内首家、全球第四家实现DRAM研发、设计、制造一体化的企业。创业十年，公司不走循序跟进的路线，而是选择“跳代研发”模式，先后落地一代至四代工艺平台量产，完成产品从DDR4、LPDDR4X向DDR5、LPDDR5/5X迭代覆盖，核心工艺与产品现已跻身国际先进梯队，在合肥、北京布局三座12英寸DRAM晶圆厂。这条跨越式技术路径，也帮助国产存储快速缩小与海外龙头的代差。

根据Omdia销售额统计，2025年，三星、SK海力士、美光分别占据全球DRAM市场33.96%、34.48%、23.41%份额，三家巨头合计掌控超九成市场。在国产存储力量中，长鑫科技持续向上突围，稳固国内第一、

全球第四的位置，全球份额达7.67%。随着产能持续释放、新一代产品落地，长鑫科技仍具备不小的份额提升空间，成为打破海外巨头垄断格局的关键力量。

进入2026年，AI浪潮彻底点燃了存储芯片的需求，也为长鑫科技带来了业绩爆发的机遇。今年第一季度，长鑫科技单季营收达508亿元，同比增长719.13%，归母净利润247.62亿元。上半年，长鑫科技预计实现营收1100亿-1200亿元，同比增长612.53%-677.31%；归母净利润预计500亿-570亿元，同比增长2244.03%-2544.19%。进入盈利与规模双向扩张的快车道。

业绩狂飙之下，长鑫科技的IPO进程可谓“闪电速度”。从去年12月30日IPO申请获上交所受理，到今年6月12日获证监会同意注册，全程仅用165天，创下国内百亿募资级大型硬科技IPO的审核高效率纪录，体现了资本市场对国产核心硬科技企业的支持力度。

长鑫科技的股东名单堪称“豪华”。除安徽本地国资外，阿里巴巴、小米、兆易创新等产业巨头均在股东之列，广东资本也有提前布局。长鑫招股书显示，招银云亭、鑫芯家园、美的投资、广州科集、深圳投控、广州信德、招商证券等来自广东的资本出现在股东名单中。上述广东资本在发行前合计持股约5.9%，且覆盖了长鑫科技融资的各个阶段，体现出对存储赛道的长期信心。

资本市场存储赛道大热

广东的存储产业局如何落子？

猛，上半年营收预计150亿-160亿元，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32-34倍；大普微上市后一个月内股价飙升10倍，上半年预计归母净利润12亿-13.5亿元，同比大幅扭亏为盈；朗科科技也已实现季度扭亏。

此番集体爆发并非偶然，但若将这一轮爆发仅归因于周期，便低估了广东在产业棋局中的长远布子。广东作为全国电子信息产业核心重镇，凭借连续35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占全国四成的集成电路进口规模，构筑起国内规模最大、场景最丰富的存储应用市场。依托华为、小米、比亚迪等海量终端龙头企业的本地形成了“市场反哺研发”的良性迭代生态，为存储企业成长提供了坚实土壤。

近年来，广东“强芯工程”加速推进，以深圳、广州、珠海为核心、多城

协同的“3+N”产业格局渐成气候。尽管在先进制程晶圆制造和核心设备材料方面仍存短板，晶圆制造本土化率有待提升，但凭借庞大的终端市场、日趋完整的产业链以及精准的政策发力，广东正不断在制造、设备材料等环节逐步补齐短板，走出一条以市场需求牵引发展的差异化道路，为打造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第三极”持续积蓄动能。

在产业布局之外，广东资本同样深度嵌入国产存储龙头的发展进程。从招银云亭的早期入局，到广州、深圳国资的相继跟进，再到美的、广州信德等产业和金融资本的加入，广东资本以多元化方式参与长鑫科技的多轮融资。此次通过资本纽带与长鑫科技建立深度联系，也有望帮助广东在先进制造领域获得更多战略协同机会。（莫谨恪）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方李莉教授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

首个瓷主题世界遗产映照中国早期现代化

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当地时间7月25日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突破不仅意味着中国迎来了第61项世界文化遗产，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羊城晚报独家专访方李莉教授——她不仅是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而且曾参与景德镇申遗方向的早期论证与讨论，提出将景德镇作为完整的手工业体系进行整体申报。

方李莉师从费孝通，自20世纪90年代初，便扎根景德镇进行田野调查。她率先把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系统引入陶瓷研究，打破了景德镇议题中长期存在的重官窑轻民窑、重古代轻现代的格局。

访谈中，方李莉从申遗成功的深层价值切入，重新审视了景德镇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并就中国瓷器的文化内涵、景德镇与广州的渊源等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察思考。



方李莉 受访者供图

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

羊城晚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背后蕴含哪些深层的文化价值？

方李莉：这一项目成功申遗，其特别之处在于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中的历史地位。

我认为，景德镇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它在明清时期就已形成分工精细、流水作业的手工业生产体系。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提到的“过手七十二”，就表明当时的生产流程将制瓷主要工艺拆得分极为细致，反映出景德镇制瓷在专业化协作和工艺流程管理上的高度成熟。

这座城市以自身之力，承担起为全世界供应瓷器的重任，这在手工业时代是很难实现的。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景德镇民窑的作用。官窑只为皇帝服务，而民窑却为全世界的“皇帝”和民众烧造瓷器，且明代后期官窑也普遍采用“官搭民烧”模式。民窑是景德镇手工业的真正支柱。

此外，景德镇还是全世界最早走向世界贸易网络的城市之一。早在宋代，景德镇的瓷器就已出口，元代远达阿拉伯地区，明清时期出口更是到达高峰。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皇室竞相收藏的瓷器，大多来自景德镇。

羊城晚报：基于这样的认知，您认为景德镇申遗提出了一些方向建议？

方李莉：是的，在最初讨论景德镇的申遗方向时，我曾建议不应只申报某一处窑址或某一局部遗存，而应将整座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手工业体系整体申报。因为景德镇不只是一个窑口，它是一座完整的、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城市，是早期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实物见证。

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申遗成功不仅是世界对景德镇的肯定，更让我们对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一点是其他遗产项目难以替代的。

中国首次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

羊城晚报：此次申遗，是中国首次

以产业遗产类型申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什么？

方李莉：景德镇的手工陶瓷产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有专门做坯的、专门画瓷的、专门烧窑的，还有专门加工瓷土和提供运输服务的。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非遗保护最大的价值，在于让我们认识到整体性保护的重要性。过去我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往往更关注一个个单项，但通过景德镇这个案例就能看到，一个地区的非遗之间是密切关联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它让我们能够以一种更整体的视野来认识区域文化发展。

羊城晚报：从产业意义上说，广州在景德镇瓷器外销过程中是否也起到作用？

方李莉：广州当然非常重要。明清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港口分散在多个地方，但明清以后，尤其在“一口通商”时期，港口主要集中在广州，景德镇的大量瓷器正是通过广州出口的。

现藏于香港海事博物馆的一套《瓷器制运图》共34幅制瓷连环画，就完整描绘了瓷器从景德镇制作、运输到广州、再销往海外的全过程。画面中，瓷器从景德镇经昌江、鄱阳湖、赣江，到达大庾岭后由挑夫翻越梅岭，再沿北江经英德、清远、佛山运抵广州。

大约从17世纪开始，外商觉得直接到景德镇买瓷器路途太远，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新做法：从景德镇运来白胎，在广州进行彩绘加工，这就是广彩的由来。可以说，广州既是当时瓷器出口的重要港口，也是一座重要的瓷器生产基地。至今在欧美各大博物馆里几乎都能看到广彩藏品。

以文化为发展动力的时代到来了

羊城晚报：景德镇也经历过一些起落，我们应如何理解作为世界遗产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

方李莉：景德镇在历史上曾经熠熠发光，但工业革命以后，这座传统的陶瓷手工业城市开始被遮蔽、被打上落后的标签，原因就是它的历史包袱太重，被传统所束缚而无法快速发展。

但在今天，它成为世界遗产，再度闪耀在世人眼前，也是因为其历史和传统。历史和传统不再是景德镇发展缓

慢的原因，反而成为景德镇被关注、被瞩目的最重要因素。

在我看来，正是在新的社会转型中，景德镇才重新被看见。

今天社会的发展形态不再只是商品经济，人们消费的不完全是物品，而是体验、是知识、是文化。所以现在的景德镇，生产的不光是瓷器，更是关于瓷器文化的建构，是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审美体验。

现在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过去无论是工业时代还是农业时代，驱动力都是物质生产。但今天不同，推动发展的是文化动力。当文化成为地方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遗产就不再是包袱，而成了资源。景德镇恰恰是一个遗产资源特别丰富的地方。

来景德镇发展的“景漂”，很多都是艺术院校毕业的，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人口流动带来社会发展，但以艺术家的流动来驱动发展，是这个时代景德镇的独特特征。是他们激活了景德镇的遗产资源，让这座城市从生产地转变为了艺术区。

如今的景德镇，在游客眼中，它就像一个瓷器艺术区。比如陶溪川的热度和魅力已不逊色于北京的798艺术区。

羊城晚报：申遗成功不是终点，您认为接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如何继续发展创新？

方李莉：我认为不能单纯用产业思维来理解景德镇的未来。未来人们追求的可能不再是占有多少物，而是占有多少知识和体验。所以景德镇未来生产的不仅是瓷器，更是文化、是体验、是新的生活方式。陶瓷生产当然会继续，但更重要的是“器以载道”。这可能是景德镇下一步的升华。

我之前发过帖子说，景德镇正经历一场文艺复兴，而且它可能会成为中国未来文艺复兴的中心。因为它复兴的不只是瓷器，而是一种美学和生活方式。有网友评论说“现在瓷器越来越不好卖了，别讲那些高大上的”。他们没意识到，这其实是社会转型带来的一场“阵痛”。

纯粹做瓷器肯定不是未来的方向，必须发展跟体验相关的产业，比如旅游业、工作坊、研学教育等。我们不能再用产量来衡量景德镇，那是工业时代的思维。实际上，传统的工业化模式正在消退。

在工业的基础上，必须加入人文、文化、生态这些维度，来实现一次文明的升级。景德镇可能就是这场文明升级的一个重要支点。



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 新华社发